



#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4屆(110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徐 丹

就讀系別：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二年級

得獎作品：幻想捨命全交

得獎感言：

“這是怎樣的神仙友情啊”，當初是這麼受到感動而動筆的。  
這篇作品能受到專業肯定真的很榮幸。

## 〈幻想捨命全交〉

醫技系二年級 徐丹

《後漢書》片段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

〈幻想捨命全交〉

徒步又走了一日羊角哀才看見楚國都城高牆的輪廓。他早已憔悴得不成人形，前夜的那場雪幾乎將他折磨欲死，噢，他根本不願意再想起……

「你從哪裡來？出示身分文牒。」門吏見他搖搖欲墜，多看了他幾眼。「我……」羊角哀話還未說完，天旋地轉間只見眼前門吏似是喊了句什麼，也不曾聽清，視線便暗了下來。

…

羊角哀再次睜開眼時只覺頭痛欲裂。「我還活著……」他想。

為什麼還要活著呢？伯桃如此敦善的人卻因我而死，他應該活下來的，不是我。那夜剔骨的風雪還殘留在身上，還有那雙痛苦卻如火焰熱烈的眼，瘦弱的脊背，那棵枯樹，還有血紅色的雪……

伯桃……

「你醒了。」忽然有人喚了一聲，打斷了他倒流的思緒。一個醫士模樣的男人端著碗冒著熱氣的粗米粥掀簾走了進來，厚重的簾幕隔絕了外邊的嘈雜和寒風，他無聲地走到羊角哀榻旁坐下，將碗遞給他，見羊角哀道了句“謝謝”男人便在一旁撥動炭火。

四下無聲，只有鐵夾和炭碰撞的喀喀聲響。至此羊角哀才好好打量了這個地方，該是城門內一旁會臨時搭建的傷病處。

「你餓了不少時日。日前大雪封閉了都城外的官道，你碰上了？」男人頭也沒抬像隨口問道。

「是。」羊角哀嚥下最後一口米粥，把木湯匙擱在碗緣，「我們被困在半路。」他垂下眼，像是不願多談。

「噢……」男人輕輕將鐵夾放好，不再多言，「你的狀況須得再將養一日。明日官府文書會來核對你的身分和辦理入城登記，不必擔心。」男人抬眸看向羊角哀。

「多謝。」羊角哀在榻上向男人拱手致意。他根本無法移動。

點了下頭算是回禮，男人挽袖起身收了粥碗便逕自出了帳。

當晚羊角哀便睡不安穩，睡夢中他又回到那棵枯樹旁。他們都餓了好幾天，眼見忍著飢餓省下來的乾糧就快見底，大雪令兩人陷入絕境。夜裡左伯桃像是染了風寒，突然發起高熱，這讓那原本蒼白的面容忽地變得紅潤起來。

“像是回光返照”後來羊角哀痛苦的想。風雪中左伯桃緊緊攢住羊角哀的袖子，硬是不肯再吃乾糧。「我們……若是都死了，屍身便得曝於荒野。」發熱讓他的呼吸變得粗重，「我自知才不如你……活著也是拖累，害……汝之才棄置於地，我心裡不捨。你就……穿著我的衣裳離開……待你建功立業了……便要再來尋我……好嗎？」左伯桃用餘光瞥了一眼烏壓壓的樹洞。

那雙枯槁的手忽有巨力，扣住羊角哀的手腕扣得他生疼。「伯桃……我們說好了一起去楚國，你做了上卿……我便給你出謀劃策。你……你豈能反悔？」羊角哀眦目欲裂，胸口痛得手中發抖，手裡的乾糧撲朔朔地掉。

「吃吧、求你了……求你……」羊角哀面上豆大的淚控制不住，如斷線的珍珠成串地落個不停，「伯桃……吃了就會沒事的……」他顫著手將撕成小塊的麵餅塞到左伯桃嘴角，手上卻不敢用力，竟是怕這眼前人一碰便碎了。

「我樂在樹中……」左伯桃輕笑了一下，漆黑的眼中忽有火光乍現，電光石火間，他猛地推開羊角哀，將他推倒在地，隨後便一頭撞在一旁的尖石上。鮮血混著白濁的腦汁四散噴濺。羊角哀被這一切震得愣在當場，他雙目圓睜倒坐在雪地，由著熱血沿著他面頰滑落。

暗紅的腥液自那張因為飢餓而異常枯黃的面容上汨汨而下，無情地覆上書生凹陷的面頰，縱橫交錯，以血作淚，左伯桃無聲地淚流滿面。

羊角哀不可控地渾身發顫，喉中如有鯁刺。「啊……」他聲音啞啞的嗚咽著，手腳撲地不管不顧地爬向眼前的人。「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他魔愣般地揪著左伯桃染血的前襟，

「啊啊啊啊啊啊——！」抓著早已散亂的頭髮，他蜷曲身體跪在逐漸冰冷的左伯桃身邊痛不欲生地顫抖、啞聲嘶吼，將染血的臉埋在膝前，淚不可遏。這一切如同人間煉獄。

……

黑暗中一雙混濁的眼猛地睜開。羊角哀渾身汗濕衣衫，連枕頭布面都被浸濕，他的面頰、鬢邊還有淚痕未乾，十指將被褥抓得滿是皺摺。楚地寂然夜色裡只有他的粗喘和心跳聲清晰可聞。他再次從煉獄中回來。

當初他隨左伯桃千里迢迢來到楚國謀職便是因為家鄉早已無可牽掛，家族異變，父母俱逝，除了左伯桃，他再沒有歸處——而

他卻仍是拋下了他。從此羊角哀這個人孑然一身，支撐他苟活至今的是左伯桃的願望。他是如此胸懷抱負，對比羊角哀，左伯桃心中唯一的志向便是願天下蒼生太平安樂。他待人敦厚寬容，卻律己甚嚴；他如此瘦弱，卻比所有人都努力。

他應該活下來的，不是我。

這個想法折磨著羊角哀在每個苟活的日夜，他甚至清晰地記得左伯桃推開他那一刻眼中滿溢的不甘和熱烈，他不甘於天下未平而我身先死，為此他願意用心中的烈火燃盡自己、用這把火燃起羊角哀——他那個絕頂聰明卻甘於平凡的摯友。

……

「羊中大夫，你先前提過一人，說是你的刎頸之交，亦是救命恩人？」書房裡薰香裊裊，楚元王端坐寬大的御案之後，垂首批閱奏章，狀似不經意地問道。下首一人雙手持笏肅然而立，聞言對上首一揖，「回楚君，臣確實提過。」羊角哀輕輕垂下眼，「此人喚作左伯桃。」

十年前他歷盡生死來到楚國，那年他失去一切。十年間他殫精竭慮，得到楚國國君重用，登上高位一展長才。沒有人知道他的過去，只知道十年前一個外地來的落魄書生用了不到五年的時間成為一國肱骨。傳言大夫待人寬厚，律己嚴厲，夙夜匪懈……所有對賢臣的溢美之詞都配得上他。

但從來沒有人見他笑過。

像是世間全無可喜，亦無可悲，在這個人身上除了呼吸似是再沒有什麼能證明他還活著。

也許羊角哀早就死了，在十年前那個雪夜中，那棵枯木裡，和那個人一起。活下來的只是個空殼，嚴肅的面具將掙扎了十年的靈魂牢牢網綁。他替他活著，學習他所有的美德，施行他從前的抱負，登上他應得的位

子——就像他從未離開。

「寡人聽聞，他惜你大才，為救你，不惜自戕？」楚元王將朱筆輕輕擱在硯上，抬眸看向羊角哀。「……實是平生摯友，為了情誼捨命相救，臣痛心，十年來未能安睡。」羊角哀垂首答道。「不必自謙。不瞞你說，寡人亦愛汝賢才，也算是、與他不謀而合，故而欲以上卿之禮厚葬此人。若無此人大義，寡人便要失卻一賢臣。」楚元王指尖輕輕扣在桌面。

叩、叩、叩……

「臣替伯桃謝楚君恩典。」羊角哀頓了半晌才慢慢掀袍跪地，叩謝上恩。用同一張臉活了十年的人卻在隱約間不禁紅了眼眶。

「左伯桃此人屍首現在何處？」

…

羊角哀從沒想過他再次回到這裡是用這種方式。

一見便是上品的香檜棺槨被一眾通身雪白的侍從簇擁著，沿著官道緩緩前進，祭司手持祭器走在前頭，一旁則是一輛繫滿白綢的馬車靜靜地跟著。

在羊角哀的授意下這場儀式異常安靜。沒有人說話，也沒有奏樂，只有馬不時的噴氣聲和車輪的骨碌聲，一行長長的隊伍一路從都城向郊外緩行。

再見已是人事皆非。官道旁一棵枯木孤伶伶杵在一處不起眼的角落，楚地的冷風吹得它枝桠顫顫地搖，樹身一個豁口黑洞洞的像在無聲地招引著那個闊別了許多年的人。

羊角哀輕輕拂開欲攙扶的侍從。茫然間他都能看見當年那個用盡全力將他推開的決然面容，那抹青衫，似乎就靜靜立在歲月的天塹另一頭與他遙遙相望。

他用拋棄自己來懷念這個人。

枯草昏鴉，黃土連天涯，世上最寂寞的

方寸之地一等便是十年，光是想到就痛得他不成人形，於是寧願讓自己成為永遠離開的那個人。

羊角哀不自覺放輕腳步。

…

那日一向嚴肅持重的國之重臣跪倒在地痛哭失聲，他緊緊攢著屍身的衣物喃喃亂語，來來回回就一句“我來找你了”，最後甚至幾欲暈厥被侍衛們連拖帶拉地架了開來，場面一時混亂。

詭異的是屍身過了十年本該連骸骨都爛了開，那左伯桃卻面目如新，一如當年，侍從們見狀再不敢多想，怕是有異象於此。

風光的葬禮後眾人散盡，青燈香案旁一人形單影隻，把盞獨酌。羊角哀靜靜地看著爐後那塊他親手書的牌位。“左君伯桃之靈”，他喃喃地唸著，一面撐著几案緩緩直起身，連日未眠兼之心神俱損讓正值壯年的羊角哀兩鬢染了霜。他在昏黃燭影中立了半晌也不知想了什麼便轉身獨自離去，白麻孝服的廣袖在燭火前翻飛如蛾翅。

…

「稟楚君，中大、大夫……沒了。」寅時初刻忽有宮人急急忙忙趕來求見，寢殿內宮娥們匆匆燃上燭火，楚元王方被左右從榻上扶起，噩耗便如驚雷在他耳邊炸響，令他不禁愣了一瞬。

白、滿眼的白，楚元王憑靠著雕欄默默的想。賢臣之喪，都城內家家戶戶都掛上了白紙燈，人人衣著簡素，從宮中樓台上望去，綿延的蒼白像下過一場雪，覆蓋了十年仁政治世的繁華。

楚元王手裡攢著羊角哀留下的奏章，裡頭書滿的是他對楚國未來的規劃和對國是的

建議等等，那些沒來得及完成的事。

據說他用三日完成了奏章，不久便被發現自刎於左伯桃的墳塚前。

「何至於此、何至於此……」楚元王感慨萬分地嘆道，轉身離開朱紅雕欄邊時手輕輕滑落，奏章被袖口掩蓋。楚地的夕陽餘暉用最後的力量將一國之君的影子拖得長長的，漸行漸遠。

### 〈羊角哀的最後一天〉

連著幾日老天都陰著臉，見不著日頭一副風雨欲來的架勢，卻也不見一滴雨。燕支紅兀自在窗頭開得歡快，無人欣賞也不在意，棘刺肆無忌憚地長了滿身，卻是頂上突有一朵小紅花兒猝不及防滅了一身的咄咄逼人。

丁桃悶了好些日子了，府裡靜悄悄的，雖是本就不得喧鬧，但這幾日似是有什麼變故，不單是大人鎮日關在書房不見人影，下人也不讓進，連著外堂伺候的人也少去許多面孔，丁桃這做隨侍的也覺出了點端倪。

丁桃年紀小，坐在廊下也不嫌地上塵土，自己一個人守在大人的書房外逗麻雀自娛自樂。

才方要捉住這隻胖麻雀，身後的房門卻忽地打開，吱呀一聲害丁桃嚇得撲了個空，麻雀便飛了。

他呆頭呆腦地盯著門口的人。也許是因為三日未曾好好休息用膳，大人的臉色異常蒼白，這讓眼眶下的烏青格外明顯，下頷、唇上還有細細的鬍渣都不曾打理，眼裡因為燈下書寫都熬得通紅，衣裳更是三日前那一套，神態卻是一如往常的嚴肅持重。

傻看了半晌才發現大人也看著他，丁桃忙跳起來拍了拍屁股上的塵土，跟上已經轉身往外走的羊角哀。

「傳熱水到我房中……再叫人備酒。」前頭步伐穩健無聲的人頭也不回地向身後吩

咐，像是全然不在意剛剛的失態，「啊、是！」丁桃聞言當即將偷偷放到一半的褲腳拉好，跑往前院通知府上總管去了。

「大人要備酒?!」姚總管是個臉上滿是褶子的花甲老頭兒，一驚便要竄一尺高。「我沒聽錯，」丁桃也覺得冤枉，他耳朵還好著呢，「大人說他要沐浴還要酒。」

「好吧好吧，我喚人去買，」說著就要扭丁桃的耳朵，「別是你小子想偷嚐啊，大人素日最忌口的！」丁桃敏捷地閃開，「我哪能啊！姚爺爺你可別冤枉我！」話未說完人已經跑到堂外等酒了。

...

打理完一切羊角哀便看到酒壺被靜靜擱在几案上。他放下半乾的頭髮，步履輕緩地走向几案。

酒香總能讓他想起燕州老家的日子，那時候的他在燕州早已名聲顯揚，然而他並不想入世，他寧願挑著一壺佳釀遊歷山川，閱盡天下，也不要身陷這濁世一輩子。諸侯稱王、綱常紊亂，亂世鐵蹄早已蓄勢待發，他能清楚地看見中原動盪的未來，比起做亂世梟雄，他更想自在瀟灑地過完這一生。左伯桃卻不同。

「今日春光大好啊，」少年羊角哀拽著同樣年少的左伯桃道，「沽酒的嬸子說城郊的桃花開了滿山頭，人可多可熱鬧了。伯桃，我們去湊湊趣？」他對板著臉的左伯桃露了個大大的笑容，白牙都能晃瞎人。

「大街上的別拽我，」左伯桃搶袖子不成便隨他去了，「我的策論還未寫完呢，下次吧。」街市的熙攘幾乎要將這個人的聲音淹沒，羊角哀卻是能聽清。

「哎那策論我倒給忘了！」羊角哀一拍腦門嚷道，「不要緊啊，如今你隨我去賞桃，

過了午再說不遲。」

左伯桃難得地遲疑了，「待我想……」

「欸羊角哀你怎麼還在這兒？不是要賞桃嗎？」左伯桃話未說完，街市前頭突有群書生模樣的少年朝兩人的方向來，為首的向羊角哀出聲問道。

「哎言之，我找伯桃……」「我不去。」只見左伯桃在一陣喧鬧中輕輕撂下話，也不待眾人反應便獨自穿過人群消失在人山人海。羊角哀摩挲著空下的手。他仍是聽得真切。

...

「大人我們這是去哪兒呀？」

「去赴約。」

「啊？」誰約在這深山老林啊，要我肯定不來，丁桃見羊角哀提劍削下幾支林道旁的桃枝便腹誹不已。

大人今日奇怪得不行，先是落下政務不管跑到城郊來說要赴約、還喝了酒，更怪的是，大人一路竟笑了三次！再看到羊角哀毫無氣場地手持桃枝走向自己，丁桃整個人就不好了。

完了完了我把大人看壞了，姚爺爺要殺了我，我還這麼年輕，竟就要如此夏綠霜凋、我……

正慨嘆命運弄人，丁桃忽然感到髮間多了什麼，回過神才意識到大人竟正在將手上桃花一朵朵插在自己的頭上。

還笑！

丁桃如墜深淵，風中凌亂。

孟春的風料峭未褪，微涼地撫過面頰，撩起隨意散落的碎髮，層雲間無意洩漏的微光下深茶色的眸彷彿香茗，默默盛滿本該被他隱藏的凡思俗念，波瀾粼粼。似是脫去了什麼，又尋回了什麼，羊角哀月牙般的含笑目中化去冰封。他看見自己、找到自己。

花雨中真摯的笑彷彿溯流時光，回到最

初那個、甘願捐一壺酒雲遊天涯的少年。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經——卷耳》）

粉色香瓣不免落在羊角哀的髮上，像是每落一瓣便剝去他一根棘刺，他努力地笑著，從原本的僵硬到自然，丁桃不禁覺得他似乎偷偷知道了真正的大人，這個大家都不認識的、真實的他。丁桃看著從髮間拿下的桃花時默默地想。

「嗟我懷人、所懷之人，欲歸何方？欲歸何方……」羊角哀哼著便沿山道越走越遠，鬆開的衣帶和墨髮隨香風飛舞，在丁桃眼中像是要乘風歸去，這讓他莫名有些惶恐。

「大人！你去哪兒？」丁桃隔著重重花雨遠遠問道。他不自覺住了腳。

「去赴約。」羊角哀隨意地向身後擺擺手，漫聲道，「你走吧，回去，別等我了。」

...

丁桃當然不可能真的離開。

羊角哀走後丁桃默不做聲地跟了上去，其實也就是遠遠地看著別讓人丟了。走了一柱香也沒見著個人影，羊角哀卻仍是堅定地往深山而去，丁桃則擔心起天上那片漸漸籠罩的壓頂之雲。

行至半道羊角哀忽然轉入道旁樹林中。又走了半晌，正當丁桃撥開濃密的枝葉、在考慮要不要上前勸阻時，枝葉後突然豁然開朗，眼前景象卻令他大愕——

是一座被青松覆蓋的墳塚。

墳丘上野草稀疏，似是新墳，短松孤峭、碑石嶄新，其上赫然大字“燕州左君伯桃之墓”字字深刻，鮮紅如血，見狀丁桃才想起前幾日由大人親自操持的葬禮，是大人過去的舊友。

灰黑濃雲湧動如怒海在天，伴隨令人生畏的隆隆巨響在頭頂、彷彿蓄勢待發。

暴雨前濕潤的風烈烈地吹，只聽那三尺青鋒匡噹一聲落在碑前的青黑石板上，寶劍鏽跡斑斑，映不出楚國重臣的滿身塵霜。羊角哀巍巍蹲了下來，將桃枝輕輕插上陶瓶中。

他早已不再年輕。

而當年那個躊躇滿志、心懷天下的病弱少年郎，如今也成了眼前這黃土一抔，苟且不死留在地上邊的人卻從來沒有忘記。

怎會忘了？又怎能忘了？那個為他而死的、才華橫溢的人，羊角哀能半輩子戴著面具、騙得了他人，卻騙不了自己。他是如此想念自己，雖然。

但從左伯桃為救他不惜自戕身死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只是羊角哀。不能只是羊角哀。

「……賢兄，當年你在燕州也是答應了我要賞一回桃花的，如今你走不開，我便將這桃枝帶到你面前，你不想賞也不成。」羊角哀毫不在意地坐在墓前，任由塵土沾上他的華服，倚著石碑微笑著繼續，「嘿、你也莫怪我無賴，誰叫你言而無信，當初竟逃了開去，教我也沒去成，言之還沖我發了一通脾氣，那潑才的驢脾氣你也是知道的！竟說我無信，不由分說將我一頓罵，哪知我是……」忽地他靜了下來，囁嚅了幾下，卻沒再說下去。

此時天火在他面上毫無預兆的一撲，強光教他不自覺眯了眼。

轟隆隆隆隆——

遠處丁桃嚇得差點驚叫出聲，瑟縮在亂草間直發抖。

卻聽此時羊角哀將鏽劍在石板上拖拉、來來回回、發出陣陣鏗鏘聲響。丁桃忽覺不祥，他開始頭皮發麻了起來。

只見羊角哀神色若有所思：

「若說平生志，把酒任流年。

何曾想少年相知，

半生都付、燕州宏願。」

說到此處，羊角哀先是微微笑了一下，不過幾秒，卻又僵硬地、慢慢地壓下了唇角：

「扶平天下安，餘歲再無眠。」

說完，箕坐在墓碑前、鬢邊花白的男人，已經全然面無表情、淚流滿面了：

「來生不可期啊、吾兄，但請黃泉邀瓊宴。」

話音未落，彈丸大的雨珠便忽然嘩地一聲落了下來，啪啪作響，無情地打在墳前人愈顯憔悴的面頰上，像在狠狠駁斥他的請求。羊角哀雙眼憋得通紅，他起身想仰頭直視蒼茫混濁的天空，奈何大雨砸在他身上濺起的水霧模糊了他的視線，他看不見天。賊老天啊。他緩緩續道：

「吾欲舉杯、兌前緣，人間山花正當年……」說到最後，已近喃喃自語。狂亂的風雨將羊角哀的衣袖鼓動、翻飛，像是馬上要被帶向半空，電光則不由分說地從鏽劍上、隨著握劍人的動作反射四散。

灰白陶瓶中，那危顛顛的桃枝被豆大雨水砸得不堪負荷，終於連瓶一起倒了下來。只聽噹一聲、破碎的陶片連同花瓣濺了滿地，馬上就被新墳上的汨汨泥水悄然淹沒。

「大人……大人！」暗處，丁桃實在害怕極了，他忍不住喊了出來。

…

「啊啊啊啊！大人啊！！！」

「匡噹——！」

…

「真痛啊，下次……噢、沒有下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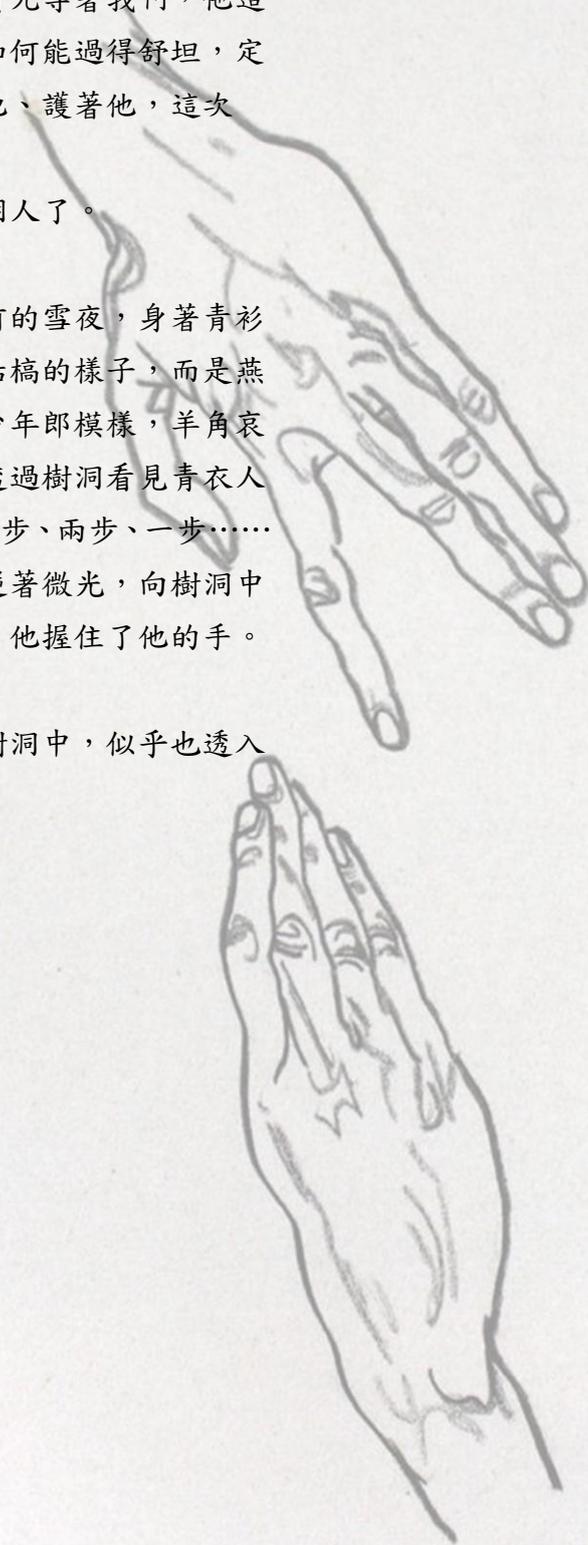
羊角哀靜靜地用僅剩的神智在腦中自言自語。

他現在終於看得清頭頂灰濛濛的天，卻換耳朵嗡嗡地聽不明白了，大雨仍在下著，打在身上還有那麼點疼，世界逐漸一片寂靜。他看得見丁桃手按著自己的傷處，在上方一面哭，一面嘴上叨叨說著甚麼，想必是不要死之類的胡話，但我那賢兄等著我啊，他這麼孱弱，一個人在地下如何能過得舒坦，定是在等我的，我得去找他、護著他，這次我……

我不想再丟下他一個人了。

恍惚間他回到十年前的雪夜，身著青衫的人卻不再是當年形容枯槁的樣子，而是燕州讀書時、風姿卓絕的少年郎模樣，羊角哀則蜷縮在枯樹洞裡。他透過樹洞看見青衣人步伐穩健地向他走來。三步、兩步、一步……然後少年模樣的左伯桃逆著微光，向樹洞中的羊角哀伸出手，然後、他握住了他的手。

當風雪停歇，黝黝樹洞中，似乎也透入幾縷晨曦。





## 得獎作品：幻想捨命全交

### 評審賞析：

小說改寫了古代羊角哀捨命全教的故事，主題明確，有創意。作者文字洗鍊，引人入勝，儘管故事有所本，但各種細節之安排，尤其狀寫羊角哀最後一天之章節，都看出作者有巧思的安排，以及頗見風格的筆觸。全文可視為歷史故事的新編，人物刻劃具體，描寫細膩深入，用字不俗，尤其各種情境、對話和情節的推進，都彰顯作者寫作之功力，值得肯定。

